

程

臣等

諸夏侯曹傳第九

魏書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

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  
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  
因涕泣謂惇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  
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  
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  
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  
是劫質者遂絕孫盛曰索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  
母弟吏以不得狗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  
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  
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大  
相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魏  
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復領陳留濟陰  
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  
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賴  
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  
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  
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  
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  
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  
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大  
祖軍擊破呂布軍於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  
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魏書曰時諸  
將皆受魏官

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  
師臣其次友臣大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  
君手惇固請乃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  
位拜惇大將軍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  
業謚曰忠侯子充嗣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  
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  
及子楸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楸郎清河公  
主也楸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魏略曰楸  
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楸親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持  
節承夏侯淵慶都督關中楸性魚或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  
年明帝西征人有白楸者遂召還為尚書楸在西時多畜伎  
妾公主由此與楸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楸數切責弟懼

遺

見治乃共構楸以非謗令主奏之有詔收楸帝竟欲殺之以  
周長水校尉京兆段熲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  
於熲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  
羣弟子戒子充薨子虞嗣虞庶子劭嗣晉陽秋曰熲始  
夏侯佐李惇之孫也嗣絕語曰惇魏之元功勳書竹帛昔庶  
惇近屬或惇之况朕受禪於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  
劭之屬惇之屬等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煥與浩俱以忠  
勇顯浩至中護軍煥至中領軍山南堂益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魏書曰浩與浩俱以忠  
縣藩倫太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浩與浩俱以忠  
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相浩浩不從表指關而壯之以爲驕  
都尉夏侯惇聞其名素相親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代時大  
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美軍太祖欲討柳城領  
軍史煥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發與浩共謀浩曰今兵勢  
疆城或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此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  
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事無遺浩與浩俱以忠



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冀州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  
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  
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  
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  
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  
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  
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  
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羗數千逆郃  
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  
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

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  
國氏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  
擊羗長離諸羗長離諸羗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  
羗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  
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羗屯  
斬獲甚衆諸羗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  
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  
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  
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  
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

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  
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  
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  
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  
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  
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  
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二百戶并  
前八百戶還擊武都氏羌下辯收氏穀十餘萬斛  
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  
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

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  
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  
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  
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  
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  
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  
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  
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

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為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曹爽所厚聞爽  
誅自疑亡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徒樂浪郡魏畧曰霸

字仲權淵為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黃初中為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為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為右將軍屯隴而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至正始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宣王誅曹爽遂召玄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又微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既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亡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鄉父自遇於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

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

史子駿并州刺史次并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若以才博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由此一門後

威於威弟惠樂安太守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

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 惠弟和河南尹世語曰和字義

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弟三子稱弟五子禁從孫

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

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撻眾莫敢逆淵陰奇

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

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

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

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弟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

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

之漢中之賊禁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

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衡豐烈士績



嗣為虎賁中郎將績堯子襄嗣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襄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

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郎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

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

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  
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  
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  
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  
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  
亭侯從平荊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  
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  
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通與挑戰  
賊多金兵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

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  
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  
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  
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  
迫溝矯等以爲仁當任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  
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  
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  
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三  
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  
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

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

帝在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復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

傳子曰曹大子泰嗣官至鎮

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

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純

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網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初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大

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

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

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

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級北征三郡純部騎

獲單于躡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

征荊州追劉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

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

曰威侯補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子演嗣官至領軍將

可復得吾獨不中督邪遂不選子演嗣官至領軍將

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斬春長太祖

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

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

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

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

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

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元  
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兗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  
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粲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  
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河轉擊濟陰山陽中牟  
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  
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  
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屬鋒  
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  
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  
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

富而性吝畫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會

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

后曰今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

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畧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

貞為請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

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

使本縣平糶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

那得如子廉邪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

洪犯法自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以不由道過在人

倫長竊非任遂蒙舍貨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

之質老惰倍貪觸突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關慙愧怖悸不能殫經以自裁割謹塗頽關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  
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  
震列侯洪族父瑜脩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  
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  
母渡江至吳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  
歎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  
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  
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  
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

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  
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  
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  
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  
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  
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  
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  
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  
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  
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

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肉休受

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葬母帝復遣越騎校尉薛香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

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

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

將審真屯皖休擊破之斬真首吳將韓綜翟丹等

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

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

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

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

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

慰喻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謚曰壯侯子肇

嗣世語曰肇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

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

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

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

軍薨追贈前將軍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據字顏遠少厲

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問輔政據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

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據討賊向吳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

衆為州郡所殺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

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

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

日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年太祖與義兵邵

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

而邵獨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

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

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

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

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

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

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

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

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

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

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

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

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

邵陵侯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

圍祁山南安天~~定~~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邵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



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

軍真少與宗人曹真遵鄉人朱譖並事太祖遵譖草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譖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父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譖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於訓則彥皞皆爲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  
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  
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  
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  
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元賜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  
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  
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魏書曰爽使策

義為表曰曰父貞奉事二朝入備冢宰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志恪積累之行退無

謙羊自公之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  
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  
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呂為首審選博舉  
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經錄勳報功之令典自古以  
來未之或闕今臣虛閣位冠朝首顧推越次中心愧揚敢竭  
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衆義足率下一也包懷大畧允  
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著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  
德則過於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  
兼之臣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知  
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之言臣以為  
宜以懿為太傅大司馬昭陛下進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  
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謫請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  
詔曰昔吳漢佐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  
太尉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故更其位者輒不  
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該進德尚勳乃欲明賢良辨為大司馬既  
少也雖且顛之屬宗師呂望念在引領以知其下何以過哉  
朕甚嘉焉朕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繼者細疑不足為

忌當顧拍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先帝故  
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之官近漢顯宗以  
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傳又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  
衛將軍彥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  
從出入禁闥皆寵莫盛焉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  
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  
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  
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  
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  
六七萬人後駘谷入是時關中及氏羌轉輸不能  
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

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為爽陳形勢  
宜急還不然將敗世語曰偉字世英馬翊人明帝治官室  
毀壞碑獸石柱事及亡人傷孝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  
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傷孝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  
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漢晉  
春秋  
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  
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  
獲戰退見微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  
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  
馬運轉者死失累盡恙胡  
怨歎而關右悉虛耗矣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  
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  
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  
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

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執等既進用

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

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

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

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

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

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

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

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

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仔教習為技擅取太樂樂

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

縱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

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

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時以

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

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

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

功勞橫蒙時恩當為本州諸閣拜辭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流出沾會勝愴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持賴明公然眾情謂明公方舊風疾發何意尊

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才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為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仍復陽為昏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為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答曰輒當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盃指南為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為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令人愴然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和範謂曰揔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

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群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凶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

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求寧宮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世語曰：初宣王勅兵從關下趣武庫，當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爽得宣王奏事，不遇迫窘，不知所為。干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

木為鹿角發也。甲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傅曰：宣王語弟孚：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請行在所。

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書策爽必不能用，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義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采，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義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譏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許濟曰：智囊在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亦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將。

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酸中枝尉尹大目謂爽  
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誓爽信之罷汝  
魏氏春秋曰爽既  
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  
人生汝兄弟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遂免爽兄弟

### 以候還策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勃洛陽縣發民八百人  
使尉部圖爽第四角角作高樓今人在上望視

爽兄弟舉動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  
大將軍東南行爽還聽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  
作書與宣王曰魏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  
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數日乏遺當煩見餉以繼旦夕宣王得  
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粮甚懷跋踏令致米一百斛并  
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无恙不連亦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燕收

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

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及家屬世蒙殊寵

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

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詈範黨同罪人皆為大

逆不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

三族魏畧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

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

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

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

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

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由交友非

奇才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

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有為典  
軍校尉掇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  
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  
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  
所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

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後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病亡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畧太和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入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踈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二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奏使鄧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懿王由是持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山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殺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軌比能失利中護軍將軍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

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執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諫校尉奏與曹爽善言於爽多見從之爽請許中尚書遷司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父漢中有其露露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爨襄黃家當與魯舉號魯不聽會曹爽破大祖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騎常侍魯請許中尚書遷司堂廷康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少游嘉許有主智與曹爽善明諫禁浮華而久白勝堂有四意八達各曹爽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制數歲帝崩爽輔政勝為洛陽令更從勝由是西將軍以勝為長史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由是西將軍以勝為長史亦宿從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守守未嘗不稱職為勝累遷事前暑熱環令人更治之小村一枚激墮正趨受符吏相斷之後旬民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相元則世孫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文亭直王象等與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司節發新故為岐所奏不真坐免還復為兖州刺史



史快快不為意又聞當壽為寡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  
 鎮北將軍呂昭才實其進本在冀州後統其妻仲長曰我寧  
 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身不能為君辭為作下今復羞為君  
 東坐欲擅前新州刺史眾人為君辭為作下今復羞為君  
 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念其言獨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時懷  
 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起以清省無範嘗抄最漢書中  
 在臺閣覽為曉事及為司農又所撰欲以示濟濟不肯規範  
 諸雜事自以意其助之名曰世傳之示濟濟不肯規範心恨  
 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濟不肯規範  
 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祖薄德公輩何以邪齊性雖  
 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齊曰我羅範於沛郡任次在曹直後  
 疆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齊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  
 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農丞史皆止範範不從乃突  
 軍範欲進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駕在外不如此南出範  
 頃兒又促之範發去而司農丞史皆止範範不從乃突  
 板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從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  
 言卿非我故吏耶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顯謂蕃曰大傳  
 圖逆御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

以天子諸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疑義又無言範自謂義  
 曰事昭然御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  
 言範又謂義曰御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  
 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扣被假所憂當  
 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中夜至  
 五鼓爽乃投刀於地謂諸從駕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  
 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進謂  
 帝曰陛下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  
 坐唱義也上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  
 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  
 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  
 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請鴻臚自首具說範  
 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  
 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  
 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  
 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  
 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亡不出旬日漢  
 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  
 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  
 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  
 嘉靖十年補刊

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諡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  
 天機則離矣何恃於疆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  
 命可謂至重矣闍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  
 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斫津門出  
 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揚綜止  
 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導  
 爽反宣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以為尚書即芝字世英扶  
 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為安東  
 將軍司馬文王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為芝銘及于寶  
 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即擢芝為并州刺史以綜為安東  
 參軍與世語不同

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

三百戶以奉真後千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為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

發病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

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

十篇晏字平叔魏畧曰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即

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故文帝特憚  
 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  
 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由合於曹爽亦以才  
 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為  
 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扮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  
 為尚書主還幸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  
 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  
 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耶俄而晏死有一男  
 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  
 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  
 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庚亥  
 何晏等名盡於時司馬景王亦極馬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  
 天下之志晏處秦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  
 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遠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  
 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靈真  
 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  
 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  
 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  
 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於舊史猶將其之或信危下之  
 書手案諸王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

沛王同生馬得言與長同母。皇甫諸列女傳曰：美從弟文叔妻燕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突。及突被誅，曹氏盡死，令女淑。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義又曹氏無遺類，冥其意，阻延縱使人，緝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唐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戚亡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窮戚之時，尚欲保終，况今喪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弟

畫智畧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

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

代郡胡叛，遣鄆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

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

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

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

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

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

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

心，黃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

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

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

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

泣尚薨謚曰悼侯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

腹心出當爪牙智畧深敏謀過人不幸早子玄嗣

又分尚戶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內侯玄字太初少

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

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

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按用武官參

戰牙門無非後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後式為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

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

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  
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  
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  
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  
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  
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  
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  
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  
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  
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  
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  
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  
委伏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紆錯哉且臺閣臨下考  
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間  
閤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  
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  
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而求有路則脩已  
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  
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

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摠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

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在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徇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脩

立監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  
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  
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  
復可粗立儀進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  
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  
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  
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  
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  
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羊在於合異上下之益  
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

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  
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  
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  
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  
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  
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  
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  
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  
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  
牧亦增此進才効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

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  
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  
可致便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  
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  
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  
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  
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  
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  
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

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  
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  
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  
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  
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  
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  
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  
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  
侈之心自消於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  
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



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

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

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

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

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

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

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

整頓法令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

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

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

故緝信之豐陰令第兗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  
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  
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陞兵誅大將軍以  
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  
永寧署令樂敦允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  
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  
鑠等皆許以從命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  
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為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  
守召為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  
又以前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  
韜曰玄既為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  
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為憂緝有才用  
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

病創則豐遣詣省病難屏人語緝曰尚公主父子在機近  
大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  
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  
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  
族韜於是往報豐家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  
許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  
脅將羣察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陸  
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  
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  
鄉幸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  
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大將軍微聞其謀  
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世語曰大將軍聞豐

請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兼一人足以制之若

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慶雲臺

臺上有三千人及鳥鼓會衆如此兼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

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禁曹殺之魏略曰

豐字安國，汝南人。年十七，在郡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  
注意。後隨軍在許昌，稱曰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  
使斷客，初別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  
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  
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  
吳越邪？」後轉時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  
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  
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祥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卧。  
如是數歲。初，豐子祥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  
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  
富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  
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  
間無有適莫，故下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  
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也。」及宣王薨，諱爽，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  
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宣王薨，諱爽，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  
遠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  
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遷，而自  
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二歲，  
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

告乃殺之。其事秘，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仲倖廩  
而已，輒雖尚公主，豐常約勅，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  
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  
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  
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  
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  
翼後妻散騎常侍荀爽，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曹未至赴  
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  
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  
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揚、駿外甥也。」  
晉惠帝初，爲河南尹。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  
與駿俱死，見晉書。廷尉鍾毓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  
廷尉色責毓曰：「吾當何辭？」鄉爲令史貴人也，鄉便爲吾作疏，  
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  
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  
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廷尉鍾  
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逼如此也。」廷尉鍾  
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

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  
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賢授以女妓  
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  
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  
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  
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玄子翰以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  
尚王賜死獄中

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

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大

傳豐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  
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歎曰吾客也玄嘗著紫綬  
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魏將軍  
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之執也魏將軍  
空趙儼慶大將軍兄弟會蔡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舉賓客  
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  
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耳案  
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蔡若云玄入  
朝紀傳又無其事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  
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  
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  
軍允為大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  
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  
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

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

尉徙樂浪道死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

刑召入軍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表侃對同生職事

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

夷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

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違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大

將軍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外舍大將軍與允

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

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

州此所謂著績書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

旌旗其允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

是為邪允曰鄉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以允當出

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

與帝別涕泣歔歔會訖罷出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

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減死

徙邊允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年

冬死 魏氏春秋曰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

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

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

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

曰清吏也賜之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

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

於面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

揚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

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七

三家相法傳於世允妻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

無復入意妻遣婢規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相範將勸使

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滙史便起妻捉裾留之允顧謂婦

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

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

謂皆備允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何

令聞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

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

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

魏志九

二十五

汝寧雖佳才且不多率皆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  
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且以狀對卒免  
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  
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  
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傳揚晉  
諸公讚曰猛神聖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  
位至侍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異州  
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忠具鄉公事誅始經為  
郡守經毋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  
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  
終以致敗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  
問歸狀經以實對毋以經典兵馬而指去對送吏杖經五十  
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  
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  
經毋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正而漢晉春秋曰經被

收辭毋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  
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  
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  
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即中  
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荀綽

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  
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  
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  
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纒纒榮  
位如斯曾未聞臣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  
能免之乎

諸夏侯曹傳卷第九

魏書

國志九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

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

今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

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

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

志友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

策議切梁氏出補明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肅說爽肅專

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

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或

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唐書曰中常侍

汝南傳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父親慕衡勢為或娶之或  
為論者所議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相帝延熹七年死  
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必非苟得者以將有逼  
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緹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以將有逼  
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親美致  
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遠並無交至之害及得各親其志  
耳至於閣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惟唐衡殺生在口故干時諺  
云左迴大唐獨生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  
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  
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緹之此婚庸何傷乎永漢元  
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元父  
今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  
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  
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  
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其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  
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  
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  
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  
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  
催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  
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兖州牧後為鎮東將軍  
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  
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  
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



供其軍食衆疑或知魏爲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密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魏言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魏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二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苑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官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

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郟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

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

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

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慮

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

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

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

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

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

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

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

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或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

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略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

備新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許都特才敏逸減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又皆以是憎之唯少時孔融高責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并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令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首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蒙東臨發眾以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議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跪兆大哭眾入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安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騎蹇蹇答祖言能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由左右遂扶而去拉而

殺之三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兒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  
 之又潘最焉或碑文稱或容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  
 為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滿因在疾不肯  
 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  
 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  
 衣次衡衡擊為濼陽參擗容能非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  
 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  
 身而立徐徐乃著禪帽畢復擊鼓參擗而顏色不作太祖大  
 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濼陽參擗自衡造  
 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  
 為知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  
 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管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  
 殿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又謂融曰稱衡賢子乃敢爾孤殺  
 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  
 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平當何如乃合騎以衡置馬上  
 兩騎扶送至南陽 傅子曰衡辯於言而赴於論見荆州牧  
 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  
 美勇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諧之曰衡  
 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後不齊者必由此  
 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疑衡而逐

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太祖問或誰能代  
 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諧之者有形也

卿為我謀者或之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

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

進達皆稱職唯或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

中丞請揚州討表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

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

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

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州才亮茂雅度

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月仲將又來慈性貞實文懇篤誠保家

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其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僕為太  
 康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  
 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  
 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兒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

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馮世資自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

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  
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  
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  
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  
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  
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  
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  
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  
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  
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

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  
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  
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  
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  
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  
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  
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  
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  
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

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  
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充豫遠師江漢若紹收  
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  
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  
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  
繇傳八年太祖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  
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  
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  
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  
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戮  
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齊  
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  
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  
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

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  
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  
勿讓或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  
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  
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  
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  
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  
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  
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  
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壞  
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

兵先定河其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  
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  
攸常為謀主或凡行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  
事太祖之征秦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  
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  
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連休若友若仲豫當今  
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種會俱知  
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謀子  
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孝掾時有甲乙疑論與鍾繇王朗袁  
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膺齒荀閔動悍  
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  
孫憚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  
樂解仲豫名悅與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

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  
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戒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憚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並  
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  
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  
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不聽  
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通  
覆取其衆此或觀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  
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難行而  
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  
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  
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乞重平議疇其規  
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觀魏之勲乞重平議疇其規  
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若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  
沖歆慕魯連先生手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  
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



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祖欲大祖將  
行會表病死大祖直趨宛葉如或討表子琮以州  
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  
物以彰殊勳密以諮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  
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  
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  
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  
丞相軍吏太祖軍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

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

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或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  
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後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  
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  
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  
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拔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戰睦大道  
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雖且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  
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  
於後世豈不感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  
較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大經刊定傳記存古之學除  
其煩重以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  
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  
非正道不取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  
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遠百數十年  
間賢才未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邠邑則  
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邠邑則  
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



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  
互體見稱於世類弟梁字奉倩何劭為梁傳曰梁字奉倩梁  
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梁兄  
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  
為不可得而聞見哉梁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  
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  
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  
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或或立德高整  
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梁以此言善攸  
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  
梁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  
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梁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云  
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  
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邪梁曰功名者志  
為之所獎也然則志為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梁常以婦人者才智  
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梁於是娉  
馬容服帷帳甚麗專房飲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嗔  
梁梁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

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象之甚梁曰佳人難再得願也若  
不能有好色之自易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止  
時年二十九梁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  
至矣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憐  
子顛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二十薨子

顛顛氏家傳曰顛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願于松字景  
顛顛晉陽秋稱松少有志操雅好文李孝義和愛在朝恪  
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松子美字令則清和

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持徐亮二州刺  
史假節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

戡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雲官至  
中領軍雲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雲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  
等小冀以善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

中于雲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祭太  
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遺荀顛

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勗亡沒父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定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愷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

智丹字伯倫張璠漢紀稱曇曇並傑俊有殊才曇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曇州從事曇於或為

從祖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

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

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

入遊賊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愷俱著名祈與孔融論

肉刑愷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

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顥侍中

種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

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

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

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顥字伯舉少與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

同風好顥名太學是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顥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

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過顥顥常歲再三入洛陽從紹討議為諸寫之士解釋患禍而表循亦與紹

爭名顥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每曰術嘗於眾坐

顥三罪曰三德彌先覺雋老名德高亮而伯求之是二罪也耶

賈宗實無也實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

立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成時詩子遠雖不遠而赴難不  
憚濡足有求舉善舉以爲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  
來嘗爲虞偉高手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  
百駟而後使伯求廉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按其賢而假仇  
敵之及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  
何伯求以爲德地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  
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  
屬會議顯策謀有參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使卓  
以爲長史後前或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收收叔父收叔父收叔父  
司空爽喪使并置顯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收收叔父收叔父收叔父  
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收使人說乘官歸復辟公  
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收以蜀漢險固人民殷  
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  
天子都許遺收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  
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收爲洪南

太守入爲尚書太祖素聞收名與語大悅謂荀彧  
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  
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收言於太祖  
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  
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  
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  
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收曰不用君言至  
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死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龍不呂布其危必也收以爲表  
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表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  
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至下邳布敗退  
祖曰善以行布以敗劉備而滅霸等應之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  
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  
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天陳宮有智而遲  
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  
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  
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  
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  
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  
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覓奔之陣亂乃縱步  
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

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且暮至其

將韓荀大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

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

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隋可要擊也衆皆疑唯

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

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

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

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

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

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

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

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元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勳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戶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

今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

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鞞嘗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

表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太祖每稱曰公達外

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

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

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

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  
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  
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則後凡畫奇策十二唯  
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案攸亡  
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  
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  
魏書載太祖今日孤與荀公達周道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  
者又曰荀公達貞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  
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  
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  
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論蹟謀能應  
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  
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  
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

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  
侯邑三百戶後轉封立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  
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  
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

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  
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  
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  
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  
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  
於折枯摧敵其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  
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  
外是以羣雄回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  
身建高人之功比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



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  
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羽劔已搗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  
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  
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  
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  
誅闖官之罪除羣怨之積念解父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  
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  
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入  
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  
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  
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  
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  
官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  
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  
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忠感慙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  
發病而死叛氏同行數十人皆曰為所執謂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又為  
邊將威震西土故謂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  
而送之其餘悉死謂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  
也董卓之入洛陽謂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計  
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謂在輔軍卓敗輔  
又死眾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  
歸鄉里謂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  
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  
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  
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傕乃西攻

長安語在卓傳則不仁之言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

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臣既

鳥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遺殄粹之夏黎

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誦片言乎誦之甚後誦為左馮翊

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倕等欲以功侯之誦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

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誦曰尚書僕射官之師

長天下所望誦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誦昧

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誦尚書典選舉多所匡

濟倕等親而憚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倕相違戾

誦言魏書曰誦典選舉多選會日母喪去官拜光祿大

夫倕汜竺置其營中誦曰不可脅天子非誦義也天子

義也倕不聽張繡謂誦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倕復請

誦為宣義將軍獻帝記曰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

郭汜羌胡數來闕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官人美

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誦為之方計誦乃密呼羌胡大帥飲

食之許以封爵重賞於倕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誦

是皆引去倕由此衰弱

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

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蔡邵皆為倕所嫌

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典畧稱熲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

獻帝記曰後以熲為大鴻臚光與誦同郡遂去倕託熲

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禮甚備誦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誦陰結繡繡遣

人迎謂謂將行或謂謂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  
謂曰煨性多疑有忌謂意禮雖厚不可恃又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  
繡無謀士亦願得謂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謂遂往  
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謂說繡與劉表連和  
傳子曰謂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謂曰表平  
也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謂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  
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謂謂繡曰促更追  
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  
奈何復追謂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謂曰繡以精兵追退  
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  
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  
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  
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  
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  
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  
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  
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謂書結援繡欲許之謂  
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

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鶴懼曰何至於此竊謂  
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  
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  
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  
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  
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  
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  
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  
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表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

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  
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  
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  
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太  
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  
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  
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

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鄧都以此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

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  
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  
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機權之手實震蕩之良  
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於赤鋒之敗蓋有  
運數寔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  
勢天寶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謂之此  
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驍劉備雖斬  
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帝卷之會斤石既差悔  
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太祖後與韓遂馬超  
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  
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  
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  
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

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  
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  
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屬  
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  
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  
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  
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  
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  
列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荅曰三公具瞻所  
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策之進爵  
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

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詔曰  
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  
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  
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剽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  
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  
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  
遺策臣竊料羣臣無不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  
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舜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  
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

死訃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

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

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

造義識亦爽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

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宣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

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

心不有撥亂之資救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

矣夫欲翼讚時英一臣也運非斯人之典而誰與哉是故

給急病若抄身首用能動于嶮中至于大身蒼生家舟航之

接劉宗廷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

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

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此為列傳之體

事類相從張子房青

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  
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謂之傳其比事多  
謂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後謂之為人  
其猶夜光之與燕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苟賞之評共  
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魏書國志十

外續父子胡州志  
心源捐恙國子監  
之書遺藏南學

卷之二